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干音
作，
下
次
釋，
調
編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6 $\frac{1}{2}$ · 插页 4 · 字数 263,000

1964 年 6 月第 1 版

1964 年 7 月重庆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 · 619 定价(上下册)(三) 1.10 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出版說明

《毛澤东著作选讀（甲种本）》，是为了适应一般干部学习毛澤东著作的需要而出版的。全部編輯工作，都是在中共中央毛澤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收入本书的各篇文章，都按著作的年月次序編排。原来《毛澤东选集》中的某些題解和注釋，在收入本书的时候，由选集出版委员会作了一些調整和修改。《毛澤东选集》內沒有的文章，由本书編輯委员会作了一些注釋。

毛澤东著作选讀編輯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五月

目 录

· 上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1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1
組織起来	2
打倒土豪劣紳, 一切权力归农会	3
“糟得很”和“好得很”	5
所謂“过分”的问题	6
所謂“痞子运动”	8
革命先鋒	9
√ 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	17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29
√ 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学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37
√ 实践論(一九三七年七月)	45
√ 矛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	67
一 两种宇宙观	68
二 矛盾的普遍性	74
三 矛盾的特殊性	79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95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04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113
七 結論·····	116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122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	126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127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129
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	131
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	132
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133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134
干部政策·····	135
党的纪律·····	138
党的民主·····	139
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140
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143
学习·····	144
团结和胜利·····	147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150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153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71

目前抗日統一战綫中的策略問題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	174
《农村調查》序言（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187
改造我們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	191
整頓党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203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227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

(一九二七年三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²⁾，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

* 毛泽东同志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答复这些责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地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夏季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地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錯誤处置，必須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問題。很短的时间內，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們将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决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头領導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評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項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組 織 起 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來說，大約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組織时期。此时期內，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赵恒惕⁽³⁾，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內，农会會員的人数总計不过三、四十

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沒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沒有什么批評。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偵探，作挑夫，北伐軍的軍官們还有說几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約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組織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組織，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灭。其結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風，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

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权力归农会”。連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簡直独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农会好，不能說农会坏。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夺了发言权，沒有人敢說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錢，請你們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請省里来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了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盜等坏人入另册。現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們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設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絕，所以他們总是悬心吊胆地过

日子；擠在农会的門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話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农民会”，現在却变成頂榮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紳士权力下面的人，現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無論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攪动了紳士們的酣梦。乡里消息傳到城里来，城里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許多的街談巷議。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压迫，他閉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餒起来，沒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說：“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則是糟。”总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們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軍閥、

貪官污吏的牆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內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們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⁴⁾沒有这个变动，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所謂“过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农会虽要办，但是現在农会的

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議論。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頗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紳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紳！今天认得我們！”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現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过分”，所謂“矯枉过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踐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个劣，誰个不劣，誰个最甚，誰个稍次，誰个惩办要严，誰个处罰从輕，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計算，罰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溫良恭儉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階級推翻封建

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去。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⁵⁾。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

运动。”这种議論，在长沙頗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紳士們說：“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現在办事人不行，要換人啦！”这种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个意思，都是說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农民协会办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发言权的人，現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們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級）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們举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头上了。他們用绳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壠）。他們那粗重无情的斥責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发号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 命 先 鋒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重議論。“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